

纪念张锡纯诞辰160周年系列报道

刘建：我想读懂张锡纯

本报记者 哈薇薇

刚刚忙完第二届张锡纯学术思想传承创新发展大会的刘建，没有片刻休息，又立刻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今年52岁的刘建，是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的中医学博士、张锡纯学术思想研究室主任。出生于名医故里、中医世家的他，30多年来，醉心张锡纯学术研究，著作颇丰。他编著的《张锡纯方剂歌括》《张锡纯对药》《张锡纯用药新解》等系列丛书自问世以来，在中医学界和广大读者中引起广泛关注和深刻影响，10余年间数次加印。



创3个全国第一

刘建，出生于盐山县圣佛镇。祖父刘振邦曾在省中医研究院担任中医内科主任，父亲刘少星也是闻名乡里的中医。《黄帝内经》是他幼年的启蒙书，在祖、父辈医学、医理、医道的耳濡目染下，刘建和中医学结下了不解之缘。2003年，他从盐山县中医院调入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主攻皮肤病研究，并旁及中医男科、中医妇科、中医内科等专业。彼时的他，已经在中医学领域崭露头角，很多外地病人都慕名前来就诊。他坚持以患者为重，能不开贵药就不开贵药，有时还自掏腰包帮助贫困患者。就这样，他白天为患者诊治病痛，晚上还孜孜不倦研究张锡纯的学术思想及其著作《医学衷中参西录》。回想起那段日子，他说一天只睡四个小时，有时连饭都顾不上吃，只为能早点成书。

“醴泉有二参，薯蓣地为君。赭石旁冬草，虚嗽饮之好”。这朗朗上口的五字歌括就出自刘建编著的《张锡纯方剂歌括》。这本书，他用了3个月的时间。当时，正值盛夏，酷暑难当。但他一心写书，心无旁骛。他以每天3首方剂歌的速度推进，身上必备纸笔，为了一个词的准确表达，上班路上都在揣摩，随时想起随时记录。不疯魔不成活，《张锡纯方剂歌括》就这样诞生了。它采用五言歌括的形式，将每首方剂的药物组成、功效、主治、加减、服法整理成歌诀，明白、通畅、易读、易记、易诵。为全面深入研究张锡纯学术，在他撰写的200多首方剂歌括中，不仅有张锡纯的自拟方剂，也记载了部分古方。

从此，他走上了研究张锡纯学术思想之路。

2007年，《张锡纯对药》《张锡纯用药新解》《张锡纯论伤寒》接二连三出版发行，创下了张锡纯学术研究的3个全国第一：全国第一部以五言歌括形式研究张锡纯方剂的学术专著；全国第一部张锡纯对药研究专著；全国第一部张锡纯药物研究、药物新解专著。为此，得到了国医大师路志正、朱良春的好评。但他不满足于于此，2018年，在原书基础上，他再次重新编著，充实内容，出版发行。

“你图啥呢？不要这博士又能怎么样？”刘建不甘心，这不仅仅是一个证书，更是对自己这些年来研究张锡纯学术思想的一次检阅。如今一切都过去了，他依旧还是那个治病救人的刘大夫，只是白发多了些。但他说，读博的日子不后悔。

52岁博士毕业

今年7月，火辣辣的太阳当空照射，刘建走出博士论文答辩现场，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为了这篇博士论文，他整整准备了一年多，前后修改数十次，4万字的原稿充实丰富到13万字，用坏了5个存储盘、2台电脑。论文选题和硕士毕业论文的选题，都是关于张锡纯学术思想研究的。1个月后，当如愿获得博士学位证书时，他捧着证书的手颤抖了。6年前，已经是正高职称的他，萌发了攻读博士的想法。很多人不理解，已经这个年纪，无名无利读这有何用？可只有他知道，他只是想离张锡纯的学术思想更近一些，更系统、更深入地学习中医理论，提高临床疗效，为病人带去福祉。

走入天津中医药大学那年，他46岁。刘建说至今想起来还很梦幻。在众多同学中，他年龄最大，但学习上绝不认老服输。因实践经验丰富，又谦逊好学，使他深得天津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张锡纯再传弟子陈宝贵老师的赏识。在陈老师的悉心教导下，刘建在张锡纯学术研究方面日益精进，又迈入了一个更高的台阶。

因疫情影响，博士毕业论文答辩推迟了半年。这半年，对刘建来说异常煎熬。他不厌其烦，一次又一次修改论文。有时，为了请教一个问题，他在沧州、天津两地奔波。陈宝贵老师看到一身疲惫的他，心疼地说：

“反反复复大医精神”

在沧州的漫长历史长河中，名家辈出、灿若星河。而名医则像星河中闪亮的明星，光彩夺目、相映成辉，张锡纯就是刘建最为崇拜的一位中医明星。都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同样出生、成长于盐山这片热土，刘建总觉得冥冥中和这位百年前的老乡有着某种机缘，要不为何他偏偏选择了中医这个事业，而张锡纯的学术思想又让他如此魂牵梦绕、几近痴迷？

每当夜深人静，刘建捧起《医学衷中参西录》研读时，就有一种靠近张锡纯学术思想的畅快。他仿佛读懂了张锡纯：面对病人痛苦时的悲悯，诊病用药时的胆大心细，对中西医汇通思想的高瞻远瞩以及对中医发展的无限忧患。每读一遍，理解就更深入一次，他一次又一次地通过这种形式和张锡纯对话。这种交流让刘建觉得，若不把张锡纯学术思想发扬光大，后辈之学有愧先人。

2017年6月的一天，张锡纯学术思想研究室在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正式成立，填补了省中医界张锡纯学术研究机构的空白。刘建内心无比喜悦。喜的是有了组织的支持，对张锡纯学术思想继续鼓与呼更有益。“当然，不仅仅是张锡纯，所有名家的学术思想、经典的理法方药都应继承、学习和发扬，只要能治好病，英雄不问出处，这也是张锡纯中西医汇通思想的精髓。”刘建说。

反反复复大医精神

“你图啥呢？不要这博士又能怎么样？”刘建不甘心，这不仅仅是一个证书，更是对自己这些年来研究张锡纯学术思想的一次检阅。如今一切都过去了，他依旧还是那个治病救人的刘大夫，只是白发多了些。但他说，读博的日子不后悔。

今年，我们与大运河同行

“文化八仙桌”征集读者感言

本报讯（记者祁凌霄）今年以来，“文化八仙桌”的目光聚焦到了大运河上，开通“文化八仙桌”系列访谈之大运河专栏，对大运河的前世今生进行了系统梳理。今年，“文化八仙桌”、主讲嘉宾、热心读者，与大运河同行。今年，关心大运河的沧州人围绕母亲河做了哪些事？有哪些感怀、怎样的憧憬？又是年终岁尾，岁岁年年事不同，有关大运河的做法、想法，也都一样，梳理一下很有必要。

“文化八仙桌”系列访谈之大运河专栏，自今年上半年开办，至今已连续进行了20期。其间，围绕大运河文化、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文化八仙桌”邀请了各界嘉宾，分门别类进行了专门的重点访谈。《煮海为盐 大运兴沧》《古城街巷 文韵回响》《袅袅秋风运河水 脉脉文心读书人》《我武维扬 德被家邦》《清风楼月运河人家》，一个个精心制作的访谈标题，一件件大运河的历史文化故事，一串串走过来

的足迹，是沧州人关心母亲河的声音回响。大运河系列访谈涉及盐业制造运输、街道保护更名、武德阐释弘扬、文脉品读延续、运河人家乡愁等。这一系列大运河历史文化风情的主题访谈，也融入了摄影、篆刻、村名地名、环保、农业、农村改造、古建恢复等当代沧州人为建设大运河所做的努力。

与往年不同，今年的我们，与大运河一路同行，齐心协力，共建诗意的栖息。今年的我们有哪些畅想，对未来的大运河和沧州文化建设有哪些建议？欢迎热心于家乡文化的读者，在“文化八仙桌”微信群留下自己的心迹和心声。

联系电话：18833783089

“文化八仙桌”系列访谈

主办：沧州日报
承办：沧州日报（人文周刊）

王逸少PK石季伦

祁凌霄



“季伦”是巨富石崇的字，石崇是南皮人，西晋开国元勋石苞的六儿子，小名季奴。这位靠劫掠富商发财的人物，因斗富奢靡和绿珠的故事，屢为后人提及。“逸少”是书圣王羲之的字，东晋奠基人王导的堂侄，小名阿奴，以魏晋风流，潇洒古淡，而被历代推崇。二人一为文名，一有书名，时代有先后，本无交集，但却因文章和书法产生关系，直到现代还牵扯不清。

今年，二人再次纠缠在一起，是因陈传席一篇旧文，否定王羲之《兰亭序》“天下第一行书”的地位。陈传席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著名文艺评论家。2007年，沧州工笔画大展，笔者曾与陈先生在迎宾馆交谈整整一下午。他谈锋甚健，时有妙语，性格爽直。作为独立思考的评论家，他个人不认同《兰亭序》“天下第一”的至尊地位，是学术自由之表现。不过文章今年经《书法导报》转载后，立即就引来了一片争鸣，几无人同意陈先生的观点。就所有争鸣文章来看，陈先生从分析到论证，都不足以支撑自己的论点，作为一家之言，从学理上看也不算完善。

《兰亭序》的争论历史上似没停止过，从李世民或来萧尊为天下第一之后，它的真伪、艺术水准、摹本拓本流传等问题，都引起过文化界的争鸣。直到上世纪，郭沫若和高二适，掀起了历史上持续了几十年的兰亭真伪大论战，国内一流的学者，几乎都参与过此事。

《兰亭序》历次的论战中，多次牵扯到沧州人。一千多年前的北宋，李之仪就曾考证“定武兰亭”的作者；一千多年后，启功先生《〈兰亭帖〉考》，重点引用了李之仪的跋文。今年，关于陈传席观点的论战。再次牵扯到了石崇——《兰亭序》问世后，《世说新语》《东坡题跋》都提到了石崇。

《世说新语》云：“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园序》，又以己敌石崇，甚有喜色”。苏轼在《东坡题跋》中反对：“兰亭之会，或以比金谷，而以逸少比季伦，如鸩鸩之比鸩鸩，尚不堪做奴，而以自比，绝是晋宋间妄语”。《世说新语》其实没说错，苏轼看不上石崇是对的，但理解有出入。《金谷园序》是石崇大

作，石崇组织的金谷园宴集，极尽奢华显摆之能事。兰亭雅集，不设丝竹管弦，只为谢安赋诗，文化意义纯粹。“丝竹管弦”在《兰亭序》中，不只为行文排叠。当时丝竹是小型细乐，管弦是大曲合奏，包括国家重大活动，也必须有的。兰亭雅集不设乐的简单，与金谷园宴集“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及住，令与鼓吹递奏”的奢华。境界一高一低，非常明白。《世说新语》点明王羲之兰亭雅集意在抗衡金谷园宴集，含蓄批判石崇等人纸醉金迷、炫富奢靡。经人出道其中深意，王羲之当然“甚有喜色”。如理解成王羲之以《兰亭序》比得上《金谷园序》而有喜色，就是太小看王羲之的境界了。魏晋风度，岂是这种世俗货色。

当代学人柏为民说，“方”与“敌”互文，应理解为抵抗，而不能理解为模拟。结合二人的行迹、情怀、文章，此言有道理。

石崇斗富，绿珠坠楼，后人喟叹无穷。羲之告誓，永不作官，后人向往无比。而《兰亭序》则书写了“手挥五弦，目送飞鸿”的超然风度。这种思想和行为，是中国传统文化里最重要的一脉。周汝昌说《兰亭序》与《红楼梦》《文心雕龙》是中国三大国宝，后人永难企及，道理也就在此。

陈传席先生不承认《兰亭序》，而将颜真卿《祭侄文稿》列为第一。颜真卿固然忠烈无双，《祭侄文稿》也悲愤纵横。然而这种感觉，偶然一有可以，不是普通人的常态，寻常人怎会天天呼天抢地地挂念呢？

在石崇的家乡南皮古城荒废了悠悠岁月之后，郑板桥登临凭吊，写下：“古往今来岁月深，季伦遗址漫登临。绿珠楼下香魂杳，径尺珊瑚何处寻？”

齐奴一辈子追求财富名位，阿谀一辈子书写高贵生命。那些醇酒美人、珠玉翠翠，如今都被寒烟衰草和苍苔黄土埋得不行踪迹。

落叶秋风起 音容梦里来

——欧阳中石先生给我说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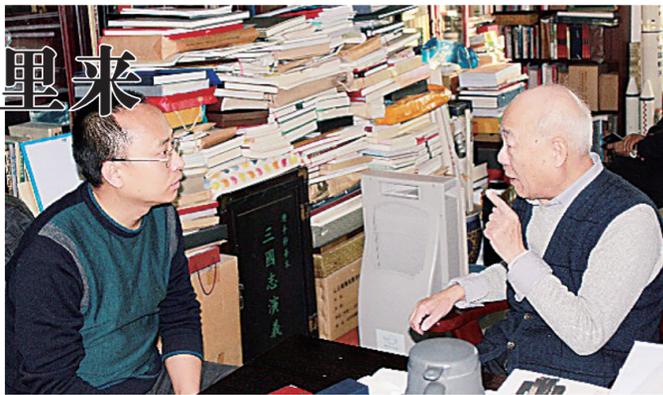
田一可

我与欧阳中石先生的文化缘分，源于京剧。

2005年一个偶然的机缘，我开始追随奚啸伯先生的入室弟子、奚派艺术研究会会长韩志安先生学习京剧。从2005年一直到2011年，每周五的上午跟韩志安先生学习三个小时，陆陆续续学了《白帝城》《法门寺》《二堂舍子》等剧目。

有一次在韩志安先生家，我看到一套《中石唱念自娱》的录音磁带，外包装上写着：志安师哥择毛，师弟中石拜！一问韩老师才知道大名鼎鼎的书法家欧阳中石先生竟然也是奚派弟子，而且还是韩老师的师弟。因为我自幼酷爱书法，高中毕业后曾在泊头师范做过6年的书法老师，对欧阳中石先生在书法界的影响是太了解了。于是就萌生了拜访欧阳中石先生的想法。

想什么就会来什么！2008年的一天，石家庄艺术研究所的好朋友陈平到北京拜访欧阳中石先生，邀请我一起同往。第一次见先生，真真一个一见如故。陈平兄聊完了工作，先生就跟我开始聊戏，这一聊就是两个多小时。我把跟着录音机学的《中石唱念自娱》中的



欧阳中石（右）为田一可说戏

《击鼓骂曹》《定军山》唱段唱给先生听，先生一边听，一边在纸上记录。等我唱完，先生一个字一个字地纠正了我的尖团字的问题，最后还一句一句地示范唱腔，讲解其中的劲头和味道。5分钟的一个小段子，先生给我说了足足两个小时。

从此一直到先生2014年12月17日脑溢血，前前后后他给我说戏说了6年之久。先生得病前一个月还为我仔细说了两遍《闹帐》唱段。

2011年1月16日奚啸伯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上，我正式拜韩志安先生为师。刚出院的欧阳中石先生特意题写了“传承德道”4个字，托温彦国老师送到拜师会现场，表示祝贺！

2012年2月6日，师父韩志安先生因病去世后不久，欧阳中石先生特地把我叫过去说：“奚家门的规矩，拜了一个师父就等于都拜了，你师父不在了，往后京剧上有什么问题，尽管找我。”

2020年11月5日凌晨3时18分，欧阳中石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回想恩师惠泽，历历在目，口占五律两首以寄哀思：先生思似海，愧我少诗才。动意行行泪，萌心字字哀。戚戚儿断乳，怆怆我登台。落叶秋风起，音容梦里来。

夜梦先生，起不能寐，口占以记：恍见先生面，促膝在谈心。对我字韵味，正我尖团音。嘱我勤学练，感慨艺海深。醒来原是梦，泪泪满衣衾。

2020年11月11日上午在八宝山送别先生，我写挽联一副：闹帐、骂曹、定军山，而今听来都是泪；书学、京剧、文史哲，再有疑惑更问谁？